

工人委员会的十年

〔南〕斯塔涅·卡夫契奇著

（内部发行）

D754.3

11

工人委员会的十年

〔南〕斯塔涅·卡夫契奇著

常援、星朗译

· STANE KAVČIČ
10 GODINA RADNIČKIH SAVETA

Kultura 1960 Beograd

根据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 1960 年版译出

工人委员会的十年

〔南〕斯塔涅·卡夫契奇著

常援、星朗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 787×116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frac{1}{8}$ · 字数 53,000

1963 年 4 月第 1 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七) 0.30 元

统一书号 4002·215

目 次

过去十年期間的工人委员会	1
工人委员会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1
最初的工人委员会的政治意义和經濟意义	5
工人自治和国家的經濟发展	9
工人委员会在政治民主和教育方面的作用	15
工人委员会的国际意义	24
当前的問題和任务	29
社会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9
按劳动效果付酬的政治民主意义	32
再談劳动和某些道德观念	36
生产者的直接物质利益	39
如何实行按劳动效果付酬	42
劳动集体和共同体之間的关系	45
关于工人自治进展落后的某些部門	48
在分工日細的条件下的工人委员会	51
生产者的专业教育	57
代結論	64

过去十年期間的工人委员会

对工人委员会在过去十年中的意义进行全面估价，就是要说明这一时期内的全部基本社会政治事件。但在今天，要想充分认清，即根据事实来估价我国工人委员会在我国以及在国际发展中的历史意义，还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只有由我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来担当。因此，这本小册子仅仅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这一切的扼要说明。作者在书中只是试图说明工人委员会的某些成果，以及在我国发展中过去和现在还直接和工人委员会有关的某些事实。

工人委员会是在怎样的 条件下形成的

十年前，在南斯拉夫的議事日程上，提出了下列一些問題：如何和以什么方式来管理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呢？在生产中发生和发展了什么样的具体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呢？在新的社会制度的物质和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主要力量？是不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仍然起着同样的作用，还是由另外一种力量来承担国家在过去起的作用？是否有可能找到管理生产资料的某些其它具体形式？

对所有这些問題的答复，不仅具有实际的經濟意义，而且，尤其具有深刻的、原則性的社会意义。如果接受国家及其行政机应该决定一切并且是唯一能够保证物质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最革命的力量这一观点的話，那末，对国家及其行政机关的作用所做的这种提法和規定势必引起具体的后果。这种社会主义建設的国家行政論点的后果就是在經濟方面，以及在整个社会、思想和精神生活方面愈来愈大的极权主义化。簡而言之，在南斯拉夫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它的社会政治制度系直接取决于上列問題的具体解决。这种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形式，就是必然需要的无产階級专政。关于它，列宁曾經說过，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政治口号、綱領和主張，而首先是决定于在生产中的具体社会經濟关系。

十年前，在南斯拉夫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开始了这个意义极为深刻的，并且在历史上对国际工人运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經濟过程，这也就答复了上述所有的問題。生产者自己直接掌握了对生产資料的管理。馬克思早已說过的“工厂属于工人所有”的这句话逐渐得到了实现，而馬克思这个預言，在以前，除了巴黎公社曾作过短时期的、不幸失敗的尝试以外，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再也沒有看到过具有如此革命內容的这种具体形式。十月革命的偉大功績就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冲破了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剝削与奴役的鎖鏈的一环，建立了工农政权。而南斯拉夫在十年前，則以自己的工人委员会的革命給这种劳动者相互間的具体經濟关系和政治民主关系奠定了基础，从而为进一步发展馬克思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作出重要的貢獻。只有在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們从目前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以及从目前国外、国内的政治和經濟情况方面来看工人委员会时，才能清楚地看出它的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工人委员会，我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怎么样呢？我国内部的发展将会怎样进行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个問題是困难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南斯拉夫就不会是現在这样。因此，这种革命行动的

意义，虽然首先对我们南斯拉夫的实践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南斯拉夫的范围，并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及其斗争和发展有着伟大贡献。

1950年6月工人委员会的形成，其实不过是当时革命实践逻辑发展的结果，不过是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基本原则独创的、特出的、因而也是创造性地具体化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对于当时建立具有切权力的工人委员会这一革命行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曾经指出了方向与前景。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我国具体的、日常的革命实践则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具体化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回顾一下十年前时我国的具体形势和社会情况的某些一般的政治经济因素，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因素促使并要求马克思关于“工厂属于工人所有”的观点逐渐得到实现。

在物质方面，我们已经奠定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步基础。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生产资料的恢复工作已经结束。国有化和剥夺亦已完成，因此，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都成了社会的财产。我们轰轰烈烈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中的许多新的工程项目早在以前就已进行建设。简而言之，生产资料不论在量上或在质上都有极大的提高，同时，生产的社会成分已经居于绝对优势并取得对私营成分的决定性胜利。

战后直接要求高度集中的物质资料和政权的客观物质条件以及政治条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同时对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在经济领域和其他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起高度集中作用的要求也减少了。此外，特别由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的巩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忘我精神和主动性的加强，国家及其行政机关的作用和性质就逐渐发生变化。如果说国家的这种作用直到那时仍是需要的，所谓没有强大的国家干涉，即没有对上述一切提出统一的方向、推动力和组织形式，恢复和集中生产资料以及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可思议的话，那末，这一切在现在就逐渐成为多余的了。首先由于各种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日益加

强，使国家及其机构的作用有轉化为自己的对立物的危險。国家的这种作用和这种行政制度，如果不改变，那末，在客观上就会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由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社会地位的不断巩固，当时所謂行政社会主义及其狹隘的經濟制度就会和客观的社会物质发展发生冲突，就会縮小客观經濟規律和社会主义主观力量的影响及进步的作用。这意味着，客观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經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当时在生产中形成的規模、經濟制度和具体的經濟关系，对于生产力說来，已經逐漸变得十分狹隘和在行政上过多限制了。

在这种經濟发展的同时，我們經受了极其迅速而又活动特多的政治发展。資產階級反动殘余不仅已被取代，而且也被摧毁、被瓦解与被迫陷于窘境。任何公开的反革命或者复辟的企图，以及敌人侵入的企图，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在新生的社会政治情况下，都早已一个一个地遭到失敗。广大的人民群众表現出了自己爱国的和社会主义的特性，这不仅表現在一般的政治品质上，还表現在自己的創造性的劳动上、自我牺牲的精神上，也表現在对物质不足的一切困难問題和我国当时出現的其他困难的諒解上。与情报局的攻击发起者的預料相反，情报局的攻击更加强和加深了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这种社会主义觉悟、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团結。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关于官僚主义（按照他們的說法，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一个主要危險）的理論原理和預見，在南斯拉夫革命所处的当时具体的国内外政治条件下开始具有特殊的意义，但遺憾的是，同时是一种危險的論調。由于同行政制度相冲突的社会主义力量的不断加强，由于外交政策、思想意識及軍事压力，显然，仅仅用主观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上的口头行动来同官僚主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实践的主要敌人——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而必須彻底地消除那些使官僚主义危險出現和再起的全部客观物质基础和条件。显然，官僚主义的主要基础不只是在于某些官員的糟糕的、拖拉而

无精打彩的工作和公务，还在于一般的物质落后状态，也就是在社会生产部門中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生产关系方面。所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主要突击任务首先是在这方面。需要改变以前的生产关系，改变以前的对生产資料的管理方式。应当找寻一种具体的形式，使国家在經濟中的职能开始逐步轉交給直接生产者。正如以后的发展情况表明的那样，由于工人委员会的建立，这个任务順利地完成了。

最初的工人委员会的政治意义 和經濟意义

尽管上面談过政治和物质方面的情况，工人委员会在当时条件下能以建立起来就表现出主观因素的一种勇敢精神，而这种主观因素在当时是通过自己的認識和根据自己在这个过程內的亲身經驗决定的。但是很快就表明了，那时对于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于他們的革命力量和創造力量的信任并不是革命的幻想，而是现实的行为，从一个消息采訪記者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早晚在哪一年都是要實現的。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这是在全部必要条件成熟的时期內完成的。因此，这是一种革命行动，它把整个社会飞跃地推向前进，首先是表现在主观因素的意图和主动性方面。这种革命行动在意图和主动性方面是从上到下表现出来的，以便在将来动员人民群众的創造力，而在今后的发展中这种創造力应当而且可以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民群众一旦进入我国生产者通过工人委员会所处的那些具体的經濟关系和社会关系，就不应该把他們当作年青的不成熟的人来加以引导，因为他們作为新社会制度的自觉而成熟的創造者，自己就开始带动这个制度前进。劳动人民根据自己每天的实际經驗来补充和加深新的社会制度。非常杰出的是，恩格斯早在七十年前就在他的《反杜林論》中預見到了南斯拉夫十年前所发生的情况，那时他写道。

“当社会上沒有必須被压迫的階級的时候，当从現代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的統治和生存斗争不再存在的时候，以及当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都一起消灭了的时候——那时候，便无需乎压迫什么人和束縛什么人了，那时候，現在执行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国家以全社会的真正代表的資格而作的第一次行动——将生产資料变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将是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逐漸成为多余的而自行停止下来。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①（重点是斯·卡加的）。

那时，工人也許比在理論上所了解和知道的更加本能地感觉到：工人委员会是結束国家对他們統治的开端。他們比在理論上所了解和知道的更加本能地感觉到：工人委员会开始了一个所謂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由人們管理事物而不是人們受到管理和支配。今天工人委员会在它們成立以后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物质意义是无用证实的。然而最初的工人委员会就已經具有极偉大的政治意义和物质意义了。那时，对于工人來說，把工厂交給工人首先就意味着是一种更高的民主、更高的权利和更大的物质刺激。工人在这里面首先看到了民主和物质刺激。直接民主的远景已成了他們的具体实际。况且随着最初的工人委员会的成立就开始了这个民主过程，它日益促使我国工人摆脱主要是由于教育造成的一切遗留下来的偏見，摆脱陈規旧套及屈服、順从、依賴等其他残余，在这些方面它的意义特別重大。

在思想意識和一般政治方面，由于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我們从防御轉入了进攻。虽然在那以前，实际上是这几年以前，我們維護了我們的立場，并且向全世界首先向国际工人运动证明了我們仍然忠实于国际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虽然在那以前我們已反駁了各种誹謗、捏造等等。我們由于成立了工人委员会而为今后南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294—295 頁。

斯拉夫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奠定了基石。这个建設事业以其种种事实最有力地反击和批駁了企图加在我国头上、从而企图以此詆毀我国的道路和我国威信的那些謊言和捏造。工人委员会奠定的基石促进了我国人民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提高，加速了如下的过程：使我們摆脱不必要的刻板公式和不必要的榜样，以及摆脱留在我們身上、我們的思想看法和想像中的不顾革命及革命以后时期独特实践的那些消极而不必要的东西。开始了一个在理論和实践方面独立研究我国和世界的現代問題的快速过程。

在有了十年經驗之后，我們有充分把握来談論，生产者对生产資料的全部直接管理，要求他們具有一般的文化和經濟知識。总之，不仅是基本要求，而且要大量了解。在十年前我国工人是否具有工人委员会提出来的、为承担那些任务所十分必要的能力、文化水平和实际的經濟知識呢？有沒有必要呢？对这个問題很难給以肯定的答复。那个时候，工人还没有必需的知識，还没有必需的具体的能力，只有一种作为取得其它一切东西的基本前提的能力：相信正义的社会主义事业，深信这是他們爭取美好将来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同时也是最迅速和最容易的道路。的确，生产者在那时候还没有必需的知識和經驗。然而从什么地方获取知識和經驗呢？在国家行政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这种知識的，只有在实际的管理学校中求取。因此，最初的工人委员会已經鼓起了工人提高自己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知識的极大兴趣，沒有这种提高，就不可能有今后的发展。最初的工人委员会就是促进和加速那些造就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的新工人的关系和概念的质变。对于工人來說，成立工人委员会就是成立群众性的实践学校，十年来，在这个学校內，他們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新关系的自觉的創造者出色地經受了实践的考驗。

在物质方面，工人委员会显然不是特別重要的因素。它們的物质范围仍然是狹窄的。但是我仍然认为工人委员会在物质方面从一开始就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由于下列原因。首先是通

过计划对全部預見的經濟活动进行直接的实际监督。实际上，工人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在计划內或在计划的具体实现过程中最清楚地发现各种錯誤和不正确的情况的机构。其次，工人一开始就在工人委员会和随同工人委员会产生的具体經濟关系中看到了自己的直接的物质刺激。正因为这样，他們才比較輕松地克服和战胜了当时由于經濟压力的后果或由于加强计划及集中資金的后果而出現的物质困难和物质不足状况。如果没有工人委员会，要歷經比較困难的物质环境以及从 1950 年到 1956 年期間增长比較緩慢、时而停滯甚至下降的社会生活水平，就会产生許多政治上的困难、誤解和矛盾。我們可以說，在行政經濟制度和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国家机关手里的条件下，要在那些年的增长比較緩慢的社会生活水平上来如此集中物质資金和如此迅速地提高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尤其是情况特殊，仅仅靠国家机关的力量是不会产生的，反而有可能使我們陷入后果极为严重的許多冲突中。为了克服我国經濟上的緊張和困难，工人委员会实行了自願的而不是根据紀律来执行的合作。这就是本质差别的所在。所有那些不理解这点的人——这样的人国内外都有——很多都受到蒙蔽。而在我国的确有过好心的同志和爱国人士，他們对最初的工人委员会的物质意义估計不足。这样的观点是过分的实际主义观点甚而是庸俗的經濟观点。因此，最初的工人委员会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因素，也是极重要的物质因素。

無論从政治上还是經濟上来看，工人委员会一开始就是为發揮主动創造性提供最廣闊場所的极重要的動員因素。無論是緊張的政治运动还是動員人們为了集体、为了社会主义、为了美好的未来而行动起来响亮号召，都沒有像成立工人委员会那样具有决定性的動員意义。每个工人随同工人委员会成立而产生的立場、行动和想法，不只是首先由主观的政治動員力量的作用所决定，还由每个工人对待他具体的生活問題和他在劳动崗位和劳动集体中的作用問題的直接关系所决定的。換句話說，工人委员会使每个

直接生产者，即工人阶级客观上处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中，在这里开始把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接近起来。工人委员会使每个直接生产者处于这种状况，即他们的反映（有时是极自发的）、他们的最微小的利益以及在进步和有利地经营业务方面的一套想法，不管是他们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目的和意图，都是同集体的共同努力、集体的进步和利益完全协调的。因此，由于工人委员会的成立，为争取新社会制度而斗争的实际创造者和战士的战线扩大了，甚至超过了政治组织的日常实际影响所达到的范围。

工人自治和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我国有一些人，而在外国有更多的人，认为（尤其是初期）工人委员会仅仅是由于南斯拉夫在十年前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而必须做出的某种暂时的政治上的让步。许多人都说，工人委员会在经济上只是一种短期的试验，而它早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有些论调认为工人委员会给我们在经济上造成了代价极大的无政府状态。有些人认为，虽然工人委员会在经济方面的确是适用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起不了很大作用。有人认为工人委员会是最低的物质发展阶段的相应形式，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引起同工人自治的冲突。

无须更多地证明，所有这些论调都是胡扯。实际发生的同所有这些预言家所预言的正相反；实际发生的同预言的那些情况、同所有的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行政经济学家和枯燥的实用主义者害怕的那些情况正相反。南斯拉夫在最近十年内的经济发展是很显著的，承认这种成绩的不仅是衷心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还有那些以前对南斯拉夫于最近十年内取得这种经济成就抱有其他想法的人。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已经进入世界上经济发展尤其工业生产发展最大和最快的那些国家的行列中了。下面就是南斯拉夫工业生产在十年内的增长情况。^①

年份	指 数 1950=100	环比 指数	指 数 1939=100	指 数 1959=100
1950	100	100	172	44
1951	96	96	166	42
1952	95	99	164	42
1953	106	111	183	47
1954	120	113	208	53
1955	140	117	242	62
1956	155	111	266	68
1957	180	116	311	79
1958	200	111	345	88
1959	227	114	391	100

下列資料是个別产品同 1939 年相比每年增加的情况：

工业生产指数 ^②						
	1939年=100					
	1947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计划
总 計	121	266	311	345	391	446
	分 部 門					
电力	124	430	530	624	687	792
煤	115	209	218	226	250	264
石油	88	805	1,042	1,174	1,389	1,772
黑色冶金	123	391	489	536	610	681
有色冶金	91	211	235	253	267	283
非金属	127	270	322	349	391	429
金属工业	153	450	525	593	706	800
电力工业	222	1,841	2,486	3,030	3,727	5,000
化学工业	120	356	422	517	659	714
建筑材料	133	236	270	307	342	420

① 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1958 和 1959 年統計年報》。1959 年数字引自《指数》(联邦統計机关的每月統計評論)。

② 《1960 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統計年鑑》，第 54 頁。

	1947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计划
木材工业	106	150	172	184	222	245
紙	108	278	312	331	361	424
紡織品	124	173	199	217	235	264
皮革和鞋业	132	176	201	220	255	284
橡胶	139	246	307	326	367	447
食品工业	131	197	257	266	309	367
烟叶	111	189	161	230	179	193

按人口計算的工业产量①

		1939	1956	1957	1958	1959
电	度	72	283	342	404	439
煤	公斤	432	956	987	1,044	1,144
原油	公斤	0	16	22	25	32
提炼油	公斤	6	50	57	61	64
原鋼	公斤	14	50	58	62	70
水泥	公斤	55	87	109	108	120
硫酸	公斤	1.4	6.0	6.8	6.9	6.9
紙和紙板	公斤	2.6	5.9	6.7	7.1	7.5
棉織物	平方公尺	7	10	11	12	12
呢織物	平方公尺	0.8	1.5	1.8	1.8	2.1
鞋	双	0.6	0.9	1.1	1.3	1.4
糖	公斤	7	8	12	10	13

这就是說，南斯拉夫的工业生产在十年內增长了127%。1951年和1952年我們看到的情况是下降。在工业生产方面实际見到的不仅是停滯，而且还有相对的下降情况。大家都知道产生这种

① 《1960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統計年鉴》，第59頁。

情形的原因。那就是南斯拉夫在当时所受的經濟和政治压力。这要求重新确定我們的經濟方針。而要摆脱这种压力，只有經受比較重大的經濟牺牲和損失。但是只要这些問題一得到解决（在較短的时间內便得到解决了），每年的工业生产就开始不断較快地增长。在过去的十年內，南斯拉夫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9.5%；如果沒有最初二、三年的停滞和相对的下降（由于我們力不能及），工业生产的年平均速度一定会超过10%。而这已經是世界上許多国家所不能达到的巨大的物质进步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最近几年来农业生产也促使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我們在农业生产方面同样也在較短的时间內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物质生产力和生产这样迅速有力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因为这不是靠降低社会生活水平，即不是使劳动人民生活条件恶化来取得的。相反，生活水平，尤其是最近五年来的生活水平多少是和生产发展相应地同时提高的。因此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問題：南斯拉夫在过去十年中在經濟上获得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发展的秘訣是什么呢？过去十年在我国物质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是这样一些具体的社会經濟条件，这些条件使直接生产者有最大的可能来發揮他們的主动性和所謂不断地在物质上刺激他們的劳动創造性。簡單地說，工人自治就是經濟发展如此迅速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工人委员会不仅不是像某些人說的那样是一种值得相当怀疑的經濟实验，而是这样一种經濟因素，沒有它，我們要取得这样的經濟成就是不可思議的。工人委员会证实，在經濟和一般社会条件都比較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够完全順利地取代并且超过資本主义制度中的私人业主所提供的主动性和动力。在这方面，工人委员会十年来的經驗順利地解决了这个历史任务。其次，工人委员会以自己的实际工作表明，它不仅能够代替国家和国家机关的經濟作用，而且表明，它比国家經濟机构和行政机关具有更高的主动性、經濟上的灵活性和創造性。

由于工人自治，我們能較快地使我国經濟摆脱战后头几年特有的那些行政紀律。工人委员会表明它不仅能做到增加生产的数量，而且表明它比某个国家机构和某种国家調节更能极有成效地解决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問題以及市場問題。因此，我国的商品品种很快地扩充了，质量和一般市場供应也改进了。的确，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們常常感到有許多东西供应不足，也就是說还没有达到西方工业强国所具有的水平。然而，如果没有工人委员会，上述不足就会更加厉害，品种、商品质量和市場供应方面的进展相对地会更加緩慢。如果工人委员会沒有这些經濟成就，那末它在政治上也就支持不下去。事实上，由于这些物质效果，新的社会关系也在同时发展起来。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断地削弱了官僚主义的陈旧残余和对保持国家行政制度影响的支持。

如果扼要地总结十年来的經濟經驗，可以说：一般的經濟方針及其全部具体措施即依靠工人自治机构在經濟方面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的措施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还不止于此。因为一般的經濟方針及其各項具体措施提供的經濟效果較之国家计划在某种程度上的容納和調节而获得的經濟效果要大得多。最近这个五年计划在四年內基本完成，正是这种事物运动的頂点。

工人委员会能够成为如此有影响的經濟因素，原因就是它們的物质基础在不断扩大，它們的权利不是只局限于支付基金和简单再生产方面，而且还在于貨幣基金和扩大再生产方面。下表是經濟組織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历年社会成分的国民收入中占的基金比重及承担的情况。^①

①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人民銀行《統計公報》，1960年第3期。数字包括列入人民銀行社会核算局的一切經濟組織，而实际上这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成分的整个經濟。